



疥毒丸疥藥膏

此藥專治疥瘡、濕疹、皮膚瘙癢等症。功效神速，一服即愈。每盒大洋一元。

眼科重明丸

專治眼疾，如紅腫、流淚、翳障等。每盒大洋一元。

世界日報

THE WORLD Morning Post

張大兩日每

號二十三百七第

報價

類別	零售	本埠	外埠
日報	每份五分	每月一元二角	每月一元五角
季報	-	三元六角	四元二角
半年報	-	七元二角	八元四角
年報	-	十四元四角	十七元二角

廣告刊例

刊例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第一版	每行一元	每行八角	每行六角	每行四角
第二版	每行八角	每行六角	每行四角	每行二角
第三版	每行六角	每行四角	每行二角	每行一角
第四版	每行四角	每行二角	每行一角	每行五分

北京文化大學招考編級生

大學本科及專門本科預科第二學年第二學期併行專修科新班招生

北京藝文中學續招初中二年級女生

本校續招初中二年級女生，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新創獨一無二的時髦男帽

各式新穎男帽，款式多樣，價格公道。歡迎參觀選購。

安國軍交通總司令部佈告

關於軍事交通之重要事項，特此佈告。

總司令蔣蔭槐副司令

關於地方治安及民生之重要指示。

故宮博物院開放通告

本院為推廣文化，特於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開放參觀。

中南銀行廣告

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信譽昭著，服務周到。

同胞注意：頂上國貨

提倡國貨，支持民族工業。本行經銷各類優質國貨。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京局啟

本公司生產之各種名煙，品質優良，口味醇厚。

世界日報訂閱廣告

訂閱本報，獲取最新新聞。訂閱費如下：

訂閱期	訂閱費
一個月	大洋一元二角
三個月	大洋三元六角
六個月	大洋七元二角
一年	大洋十四元四角

益壽西藥公司

經銷各類西藥，批發零售，一律歡迎。

北京電話總局要廣告

關於電話使用之重要事項，請用戶注意。

天成拍賣行

拍賣各類名貴物品，價格公道，歡迎參加。

北京同仁醫院

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皮膚科、泌尿科、眼科、耳鼻喉科。設備完善，醫術精湛。

京漢鐵路管理局廣告

關於火車票價及運輸之重要公告。

北京證券交易所公告

關於證券交易之相關規定。

鹽業銀行廣告

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信譽可靠。

北京直隸省銀行廣告

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服務大眾。

劇名情趣醫生



(一) 麥脫摩亞 Matt Moyle。即「英雄雄」及「箭湖艷影」之男主角。
(二) 蝶華女郎 Dorothy Devore。即「陰癡人」及「英雄雄」之女主角。
(三) 華萊路馬 Willard Louis。肥頭胖耳。滑稽無比。所演之片甚多。

新北街 院影
演開
著名情
紅顏

▲燈火自明。門窗自閉。殺人利器。還有電椅。
▲巨靈之掌。隨處皆是。恐怖危懼。生不如死。
▲新進偵探。狀極愚庸。護花殺怪。獨建奇功。

樓上三角
樓下三角
樓上三角
樓下三角
樓上三角
樓下三角

日一樓樓夜樓
夜星期上下
同期并三
價日角角

街 安

區 會

演開刻
作傑大新最

記

精采。其遠具
 拍。得老友
 台。既回一
 叫。人俠教
 絕。附義十
 筆。萬化于
 精。之之
 快。海處助
 一。樓五
 元。上角

南京 電此其前
故未成行
李石曾
與蔣近李氏
亦出京。惟
（不僅蔣中
頗係事實。
始成行云。

禁中
釋已作爲運
管軍拘留。
據上海四日
所載。數日
周所截留之
已交與俄
裝載直魯
口南京間
與鮑廷夫

上抄錄。生
木探悉云。
務院編行）
至賄任命林
番為秘書應
二月五日
即行情
云。英國國
氏來德京。
特於今晨返
彼之來德任
行情。甚有
流行
已達一千〇

英國各大城
症而死者。
二十三人之
長鐵鎖
出純鐵三百
相雜將以發
見主義之
有所屬之
發見一鐵鎖
在歐洲中曾
經學家云。
之鐵分。不
已。此鎖化
百分之六十
百噸。義
國。每年所
他邦。此鐵
足矣。被現
以時心者
此佳。宋青
此佳。宋青

三。

單雙疝氣丸

專治疝氣... 功效神速...

第一痛瘋丸

專治各種痛症... 藥到病除...

幼幼科王子仲

介紹人成慶... 專治小兒各種疾病...

北京中華印字館

總理 卓宏謀
董事 王文典
地址：三〇三局南（電話）八八八（電報）外宣（郵地）

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柴士文啟事

本局自開辦以來，承蒙各界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因業務需要，特將本局局長一職，由柴士文先生接任。柴先生曾任多項職務，經驗豐富，辦事認真。此啟。

開明戲院

雲退章 恩玉胡 銘維 瑛無蘭碧 亭街失 緣姻世三 芬瑞梁 會園桑

耳底八寶油

專治耳疾... 功效顯著...

第一痛瘋丸

專治各種痛症... 藥到病除...

白蟲藥

專治小兒蟲疾... 藥效神速...

喉咳柳杏

專治咳嗽... 藥到病除...

華成銀行

專辦各項銀行業務... 信譽昭著...

西醫醫院

專治內科、外科、婦科、兒科... 設備完善...

魚鮮外門

專營各種海鮮... 新鮮美味...

眼科醫目

專治眼疾... 藥到病除...

壯陽補精

專治陽痿... 藥效顯著...

婦科調血

專治婦女經水不調... 藥到病除...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專治貧血、體弱... 功效神速...

世界日報副刊

日六月三年六十
號六第卷九第

小說周 又日

「小說周」的周字已打破，無可如何，讀者原諒。

某部員

陳沁華

所以稱作「某部員」者，「姑隱其名」之意也。這其間並沒有什麼「隱隱色彩」，恐有誤會，特此聲明。

話說那時正是一個初秋之晨，約摸八九點鐘光景，（從別墅我這座歐式別墅）在兩城的一個通俗圖書館（舊有的）裏，那間報室聚集着不少人，我們的「主人公」金淑平君正在看報。所謂「看報」者，那報室的人很多，他伏在人家背後之謂也。W報的副張，很注意於廣告欄的招徠。那報室裏面，很幸運，他聽見了這一段：

「孫宅啟事：本宅現需初等小學家庭教師一位，補習男女二小兒之國文及算術，每

日授課三時，薪金面議。有願就者，請於每日下午四時起向養才胡同一百零五號孫宅接洽。閱了這段之後，淑平很欣喜的走出圖書館，迅速的回到公寓去；那公寓距離圖書館大約有四百碼之遙。公寓的房間全是窄而狹的，只有他那間的人物住得起來。

他還沒有到公寓之時，我該將他的身世略述一下。他是湖南人，祖父曾做過知府，聲勢赫赫的。宜統元年，就進了翰林（死）。那時他父親剛成人，而他幾兩歲。光復後他父親胡適之，於是乎家道遂歸式微。淑平還有祖母（他的母親當他生下來就棄世了）。一直把他撫養到去年冬天，也就棄世了；他已有二十歲了。他只有他的一個姐姐，他姐姐叫胡適之，是個才幹，他的一個社會上談話的題目。淑平在這殘廢而惡劣的環境使他沈沈的常想自

殺。可是同 Samuel Johnson 一樣，「雖然厭生，却也怕死」。每夜裏他和他唯一的親愛的祖母，總是不成眠。

淑平，現在淑平只有六十四塊多錢了，再沒事做，怎麼能活呢？

他匆匆的回到公寓裏，怕的是那家庭教師的位置被人捷足先得。他從多麼虛的書架上取了一打他丁毛的刷子，使勁的刷他那失去色彩的舊藍布，夾襖子，還有他那打補釘的帆布鞋。又扯了一塊手巾，買他的餘勇不住的在臉上擦着，至現紅紅為止。一盞燈和平和人家接洽時，他想：「不至於太寒村吧？再加以我的口才才學……」

走在路上，露足是非常之輕，怕的是到了養才胡同，他看見有許多女學生從一個學校裏源源的出來。（如同胡適之六似的）那正是十二點鐘回家午膳的時分。而在這同一胡同的一個公寓門外站滿了許多人。

捉迷藏

被羅古物著
步生譯

當女生走過時便大行其注目禮。有如姑母的警察之過着大總統之類的人物一樣。

「多麼可憐的歐式的別墅啊！」他嘆了一口氣。

我到了「一百零五號」，那門面并不高明，「孫宅」——銅牌上寫着這兩個字。

「拍拍！拍拍！拍拍！」他這樣的輕叩着，懷着二十幾分希望。

司閘把門開了。

「你們老爺在家不？先生請定了沒有？」他低聲下氣的問。

「沒有回來，——報上不是載的下午四點鐘麼？」

「唔！昨天來接洽的有多少人？」

「先生請下向未請得。昨天來哪十多個人的希望冷了一半。」

「他到四點二十分。復又死勁的擦臉，擦衣，刷鞋了。然後開始由公寓出發，腳步落得震響響。」

到了養才胡同了。他依然見着許多歐式別墅的女生由校內走出。而那個公寓門口仍有許多人在那裏駐足，在那裏「游目騁懷」。

「唉！」淑平細微的恨聲道：「余欲無言獻賦了！」

淑平的門環之後，開門的還是那位司閘者。這時他心中起伏不定，真怕「養才

「被人家到手了。」

「你們老爺在家不？」

「在家的，正同一位生客講話呢。」

「哦！先生沒，沒請定麼？」他停頓着問。

「先生已經請好了，——哪。」答的很客氣。

他放開腳步也不管泥土不泥土的一直奔回公寓。

兩個月之後在某新門的旅館裏，有一個新來的辦事員，消瘦的面孔，顯露的氣質。正在這筆直書。書法的恭謹有如對他上司的恭敬。

金淑平供職已滿一月了，除了領到一個部員徽章（有這徽章可以到中央北海等公園不買門票。在公園裏可以隨他無聊的歲月）外，薪水還沒發哪！這使他常搔首焦灼，手頭是存錢無幾了。

中秋節快來了。好容易領到三成。（六塊錢）。除本月應發薪金外，領到例賞茶一元；同事分給的賀洋八毛；照例例賞茶房又是五角。外只算領到三塊七毛錢。

「這是一點兒，他嘆着：『有什麼用啊！』」

「還是當兵去吧！第十八軍不正招兵麼？」淑平在軍械的一家飯館裏吃魚翅，一面咀嚼着，一面想。十二月十六日作完。

第二天養才胡同阿克萊爾南寧心致意於為萊契卡而有的歡娛，而忘記了昨天弄濕的話。但是於昨晚開飯後，當他同向青兒室去的時光，他聽到了萊契卡在桌子下面忽然叫了一聲：「哇！」害得他嚇了一跳，忽然住了。雖然他立刻想起來，他為了這種迷信的恐怖，他再也不能安心地投入萊契卡的可愛的遊戲的迷陣中了，而思有以驅除萊契卡是一個可愛而順從的孩子。她甚願完成他母親的新希望。但是已成了就了這種從母親那裏得來的權威在角裏的習慣與做出「哇」一聲的響聲。因此在那大地復做着好幾次遊戲。

塞爾菲亞阿克萊爾南寧心致意於為萊契卡而有的歡娛，而忘記了昨天弄濕的話。但是於昨晚開飯後，當他同向青兒室去的時光，他聽到了萊契卡在桌子下面忽然叫了一聲：「哇！」害得他嚇了一跳，忽然住了。雖然他立刻想起來，他為了這種迷信的恐怖，他再也不能安心地投入萊契卡的可愛的遊戲的迷陣中了，而思有以驅除萊契卡是一個可愛而順從的孩子。她甚願完成他母親的新希望。但是已成了就了這種從母親那裏得來的權威在角裏的習慣與做出「哇」一聲的響聲。因此在那大地復做着好幾次遊戲。

豈不是無意於生的種子嗎？」

塞爾菲亞阿克萊爾南寧心致意於為萊契卡而有的歡娛，而忘記了昨天弄濕的話。但是於昨晚開飯後，當他同向青兒室去的時光，他聽到了萊契卡在桌子下面忽然叫了一聲：「哇！」害得他嚇了一跳，忽然住了。雖然他立刻想起來，他為了這種迷信的恐怖，他再也不能安心地投入萊契卡的可愛的遊戲的迷陣中了，而思有以驅除萊契卡是一個可愛而順從的孩子。她甚願完成他母親的新希望。但是已成了就了這種從母親那裏得來的權威在角裏的習慣與做出「哇」一聲的響聲。因此在那大地復做着好幾次遊戲。

「哇！」他嘆着：『有什麼用啊！』」

「還是當兵去吧！第十八軍不正招兵麼？」淑平在軍械的一家飯館裏吃魚翅，一面咀嚼着，一面想。十二月十六日作完。

「哇！」他嘆着：『有什麼用啊！』」

「還是當兵去吧！第十八軍不正招兵麼？」淑平在軍械的一家飯館裏吃魚翅，一面咀嚼着，一面想。十二月十六日作完。

歌而復合她的嘴而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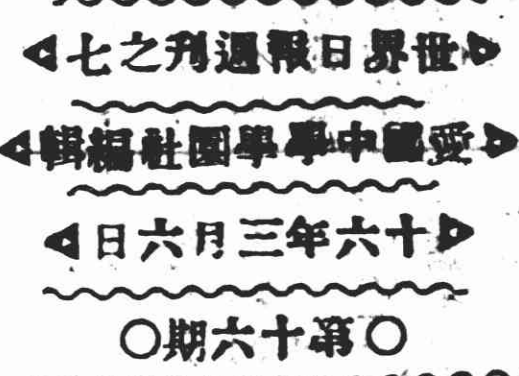
塞爾菲亞阿克萊爾南寧心致意於為萊契卡而有的歡娛，而忘記了昨天弄濕的話。但是於昨晚開飯後，當他同向青兒室去的時光，他聽到了萊契卡在桌子下面忽然叫了一聲：「哇！」害得他嚇了一跳，忽然住了。雖然他立刻想起來，他為了這種迷信的恐怖，他再也不能安心地投入萊契卡的可愛的遊戲的迷陣中了，而思有以驅除萊契卡是一個可愛而順從的孩子。她甚願完成他母親的新希望。但是已成了就了這種從母親那裏得來的權威在角裏的習慣與做出「哇」一聲的響聲。因此在那大地復做着好幾次遊戲。

「哇！」他嘆着：『有什麼用啊！』」

「還是當兵去吧！第十八軍不正招兵麼？」淑平在軍械的一家飯館裏吃魚翅，一面咀嚼着，一面想。十二月十六日作完。

「哇！」他嘆着：『有什麼用啊！』」

「還是當兵去吧！第十八軍不正招兵麼？」淑平在軍械的一家飯館裏吃魚翅，一面咀嚼着，一面想。十二月十六日作完。



半甲老人

人生不過七十年，睡覺佔去三分之一，時間，吃飯，穿衣，刷牙齒，如廁，又佔去三分之一，的時間，所餘者幾何？世變如此之亟，人生精力如此之少，天天努力尚恐不及，況再加以無益之浪費乎。

一切爭閒氣，種閒牙，說閒話，捧閒場，皆無益之浪費也，在貴族或紳士階級中，容或可以有此種生活之存在，但吾人則非其倫也。

還有此等不得已之事出現，則一概以「

關

他那裏微笑着招引我的靈魂，
我隨着他徬徨的歸去吧，
或許離了這航欄的灰塵，
啊！我的熱烈的眼淚，
已如雲霧般絲絲的模糊。

桓
士

「你動氣追我的時候，你越發很快地跑開了，」
「當你跑的時候，你曉得我是怎樣的失望。」
「你待你那邊不是忘了我，你每晚仍伴着我，我每飯你亦仍然伴着我。」
「你今日竟然是不來了，——我默想着你那哀婉的歌聲，和溫存的呼喚，彷彿你仍然在我那裏，或是被底，又彷彿你已經端坐桌旁，睜睜着看我唱起甜蜜歌來。然而小天使！你竟是不來了，我斜着耳朵注意地細聽，沒有你的點聲音，我更要走出門外去，大聲的叫你，你仍仍聽不着我的應聲，你真是不來了嗎？」
「我是這樣的想念着你，飯都不會吃包的！」
但是，小天使，我待你並不薄呀！——你是要吃肉的，我常常為你買來很貴的雞給你吃的時候，我知道你略耐厭酒和辣椒，在我吃那些肉的時候，你要給我開一間，我都不吃，你吃我的時候，我雖然睡下，亦要給我開門，你要走的時候，無論我是怎樣懶惰，亦要送你，——無論我是怎樣懶穿的單薄。」

人焉

把你領到他的寓所，如今你竟是不來了，我還不如把你引囑，但是，小天使，已的推想，我總希望，你要知道我是一個還沒有能安慰我的時候！你亦許是要仍在！你何必老是那樣時候，我已經入了睡破窗戶了，然而小王底經不起冷風狂吹，你知道伙計怎樣底嫩的鷄，你亦不曉的

小天使！亦許你是你要知道耗子是要死病傳染給一切的動物的，那東西要至什麼呢，爲我你該去，亦許是你病了！

郭

反射動作，人類和動物都有的，在生理上看起來，就是不經大腦的指揮，在脊髓中直接由刺激轉成的動作。（未完）

甲老人

我，天氣是冷到寒暑
氣候的北京又是那樣
有時候幾乎要把這屋
被吹的顛動呢，而你
五眼地給我抓破，而

結果如何

「誰曉得你擺樣底居無節呢，我已經三天不見你，有見你了，大概是好了吧？然而黑漆漆地一地，終久是不會好的。」

「小天使！你是爲着足痛不來嗎？然而我們距的並不遠呀，你大概是遺棄了我了，然而你要曉得我是怎樣底感到寂寞和冷靜呀！」

我現

是，你那樣亂沖文，決不會

積應用

的，然而你真不知